

风度与平视

●王乾荣

君子风度



人民教育出版社一位老编辑修改了北京大学教授苏培成文中的一句话。原文是：“一个人如果只会说方言，不会说普通话，他就只能和本地人进行交际，不能和全国人交际。范围就很窄。”老编辑修改为：“一个人如果只会说方言，不会说普通话，他就只能和本地人交际，不能和全国人交际，范围就很窄。”

苏教授由衷感叹：“改得多好呀！”“进行”一词纯属多余，在一句完整的话中间来个句号，更是大忌。在这件事上，我信服的，是人教社那位严谨的老编辑；我敬佩的，是苏培成老师。顶尖大学中文学语言学教授苏培成，君子风度呀。

读家·作家·作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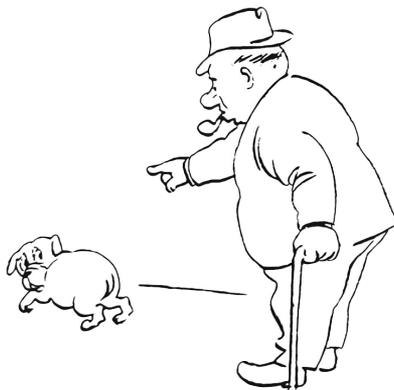
韩石山在《陈歆耕的转型与叙事》一文说：“考虑到读家(陈歆耕的说法)的阅读兴致，歆耕在材料的组织、章节的安排上，煞费苦心。”又说：“有了这一手，可说是一个作家(与读家对应)成熟的标志。”周汝昌在《再致作家刘心武》一文中说：“刘心武同志是个有眼力的作手。”

上述读家、作家、作手三个新创词，或者说新组词，颇为鲜活生动。读家，提升了读者；作家，平视了作家；作手，无非是擅长写作之人。

这个“作手”，更是出人意料的恰切——圣手、国手、高手、老手、新手、水手……不都是“手”吗？写作者为什么一定是“家”，而不是一介之“手”呢？

搞幽默是很难的。能把人逗笑，这本事并非谁都能具备。世人对幽默大师寄予了厚望，如果哪一次的表演包袱儿没响，就相当于一个将军打了败仗。幽默大师的苦楚，不足为外人道也。

丹麦著名漫画家皮德斯特鲁普(通常称为皮德)创作了一组名为《幽默作家》的连环漫画，对幽默家的甘苦有极生动的描绘。在漫画中，这位幽默家打腹稿时，在客厅里叼着烟斗踱来踱去，在桌旁愁眉苦脸地坐着，吓得老婆孩子连大气也不敢出。女仆送茶来，也被训斥了一顿，小狗来讨好，也被他踢了一脚。写不出来的痛苦，胜于患病。你看他，头上有冰袋降温，下面有热水烫脚，所有这些，都无济于事。他走向演说厅时，还是心事重重，一脑门子官司。对此次演讲的效果，心中毫无把握。最后，谢天谢地，我们总算看到，他在台上的演说，逗得全场哈哈大笑。他的苦总算没有白受。



选自《幽默作家》

这是苦心经营的幽默。说来也怪，踏破铁鞋无觅处的喜剧效果，有时候又是得来全不费功夫。

陈佩斯和朱时茂曾演出一个叫《主角与配角》的喜剧小品。一个演汉奸，一个演八路。话说一

无意插柳柳成荫

——意外的幽默效果更强烈

●瓜田



次演出，陈佩斯演坏人的时候，手枪枪套的背带断了，来不及更换。仓促之间，他把两个断头凑到一起，打了一个结，凑合着把枪挎起来。手枪原本应该垂在腰部，这回背带太短了，枪吊在腋下，紧紧巴巴，十分滑稽，他更不像个好人了。没想到，这个打扮儿，给节目又增加了喜剧色彩，有人甚至以为这是导演事先精心设计好的笑点。

多年前，电视剧《济公》走红全国。主演游本昌受到成千上万观众的追捧。各地的舞台，以能请到“活济公”演一些电视剧的片段为幸事。一次，游本昌在舞台上表演济公时，表演过于投入，一不小心，踩空了，摔到了台下。他痛得龇牙咧嘴，而观众却笑得更厉害了，以为这摔跤和痛苦状，也都是事先设计好的动作。

最精彩的意外幽默，是抗日战争期间老舍与梁实秋在重庆表演的相声。

上世纪40年代初，重庆举办了一场募捐劳军晚会。主打节目是张充和女士和姜作栋先生合演的昆曲《刺虎》。开戏之前，需要一段相声暖场。老舍自告奋勇，又邀请幽默家梁实秋做捧哏。由这样两位幽默大师来说相声，大家都充满了期待。这两个人也不敢大意，认真地排练了多次。梁实秋对传统老相声中一些不大文明的地方是有看法的，建议改动一下。比方说，表演中有逗哏

用折扇打捧哏头，梁实秋觉得不文明，不能要。老舍对老相声有感情，啥也舍不得动。最后，老舍还是妥协了，表示不会真打，到时候只是象征性地比画一下。

梁实秋回忆道：到了演出的那一天，我们走到台前，泥塑木雕一般绷着脸肃立，观众已经笑不可抑，之后几乎只能在阵阵笑声的间隙里表演了。到了敲头的情节，老舍不知道是人来疯，一时激动忘形，还是原本就没想改，竟抡起大折扇狠狠地向我打来。我一看，来势不善，向后退，折扇正好砸在我的眼镜上，眼镜应声下落。说时迟，那时快，我手掌向上两手平伸，正好托住那落下来的眼镜。我保持那个姿势不动良久，引来阵阵喝彩。有人还以为这是精心练就的一手绝活儿，大呼：“再来一回！再来一回！”这哪是说来就能来的呀。



插图：马宏亮

世人普遍敬重并仰慕大师，原因在于他们在各自的领域高屋建瓴、别树一帜，凭借前卫的思想、超群的见识和创新的格局，成为时代的界碑，彪炳史册。此外，大师的人格魅力同样令人敬仰：他们为人谦恭、胸怀宽广、求真务实，不谄媚权势，只臣服于真理，将毕生精力和智慧奉献给钟爱的事业。

大师的斐然实绩不仅影响他所在的年代，还将遗泽于后世。有鉴于此，大师生前往往很注重自己产下的“宁馨儿”，不使瑕疵误人，不以谬讹祸世。北宋古文运动的代表欧阳修，名列“唐宋八大家”和“千古文章四大家”，其散文创作的卓然成就与其革新的诗文理论相辅相成，开创了一代文风。据南宋吕希哲《吕氏杂记》记载：“欧阳公每为文，既成，必屡自窜易，至有不留本初一字者。”又据明代何良俊所撰《四友斋丛说》记载：欧阳修晚年窜定生平所有文章时，逐字逐句地改，且一改再改，改了又改，堪为

大师亦怕“后生笑”

●沈栖

“一丝不苟”。其间，他还常常搁一搁，等一等，让时间过滤一阵子，检验之后再拿出来重改，不厌其烦。其夫人劝止：“何自苦如此，尚畏先生嗔耶？”答曰：“不畏先生嗔，却怕后生笑。”畏惧先生嗔怒，顾及的仅是一时的个人面子；而怕后人耻笑，则是担心误人子弟、遗毒后世。高度的责任感和事业心驱使这位文学大师暮年依然精益求精，谨慎为文。

无论哪个知识领域，大师们都矢志不渝地追求真理，凭借顽强的意志和不懈的努力，日臻接近“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完美境界。尤其在科学研究中，纠错是常态，唯有如此才能避免“后生笑”。裘锡圭研究了60多年的古文字学，是公认的当代考古领域的泰斗，但

他生怕“后生笑”而坦然认错、决然改错。位于山西省临汾市翼城县的大河口西周墓地从2009年开始考古挖掘，发现墓葬615座、车马坑22座，首次发现西周时期三足铜盃等珍稀古物，被列入“2010年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裘锡圭在2012年第三期《中国史研究》杂志上发表了论文《翼城大河口西周墓地出土鸟形盃铭文解释》，对出土盃铭逐句加以解读，其中有一个“第”字，裘锡圭认为是“并”之异体字。时隔6年，《考古学报》公布了大河口西周墓地随葬青铜器的全部资料。根据这些发表的照片和拓本细审，裘锡圭惊诧不已，原来那个字确实应该解释为“第”(古代车厢后面的遮蔽物)，而非原先推断的“并”字变体。区区一个瑕疵，裘锡

圭却在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官网刊出《大河口西周墓地2002号墓出土盃铭文解释》一文中，郑重宣布自己2012年发表的那篇论文“所论全误”，“拙文可谓毫无是处，自应作废，以后编文集也不收入”。这种勇于承认错误的精神，在国内外享有崇高声誉的裘锡圭身上尤为难能可贵，彰显出高逸学者之风。

倘若不被“后生笑”，任何科学结论或学术定论都亟待经受历史的拷问和实践的检验。这要求必须摒弃“唯我独尊”的思维，以平等的姿态相互切磋外，还得营造质疑、讨论、批评的氛围。大师们亦然。萨义德在《知识分子论》中说：“批评必须把自己设想成为了提升生命。”批评一方是提升生命式的批评，被批评一方是怀揣生命被提升的意识来接受批评。这无疑是大师对“批评”一词的完美诠释。大师亦怕“后生笑”，后生当以这些高风亮节的大师为楷模。